

沙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志

沙縣誌卷之十二

藝文誌

宸翰

奏疏

著述

賦咏

目錄

司馬遷作史記當詩書既缺之餘猶考信于六藝誌列
 藝文匪特備風雅亦考鑒得失之林也顧瑄珙之膚木
 難之黍覩者莫不珍襲慕千里馬者猶購千金以骨寧
 牝牡驪黃計哉塵編斷簡豈能徧觀集腋成裘用資尙
 論沙之賢喆遠矣宣靈孕淑全萃於宋故其詞翰獨冠
 儒宗居然風致未易藻別今則分類而稽則宸章炳煥
 光賁幽明人以王言而益重次則諤諤陳辭本學術爲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一

經濟堪列

國史至若記序賦咏媚澤輝山皆文之足徵者其已隸各卷內者不
 見再美愛而傳用垂不朽獨文也與哉志藝文

宸翰

唐五代無考

其僅存者錄其一二

南唐與張確秘書省校書郎誥

進士張確丘山挺秀詞學馳名較藝文闡首登科第揚
 芳藝苑特出時流俾摘藻於禁林宜陞華於芸閣斯爲
 清擢或表優恩可授文林郎守秘書省校書郎

宋欽宗贈陳瓘諫議大夫制

靖康元年先臣僚也上言審取舍於元辯是非行之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切見蔡京於外亂天陳瓘嘗爲諫官深罪惡且倚以爲宗之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之徒亦未顯以爲宗之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獨能推測其至於今日披無一不效狀於京尤畏之詳言一論明若蓍龜其用而披無一不效狀於京尤畏之詳言一極時言事之官得禍爲最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獨再貶指定居住州罷流離爲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獨再貶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爲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代以忠直忤犯權倖至於公議獲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代以忠直忤秩而錄用其子孫者也伏望聖慈憫瓘齎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義之勸增不習以厚民風實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陳瓘特贈諫議大夫仍與四子恩澤

勅曰骨骸之臣狗義而不顧毀譽之實既久而後明爰錫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二

憫章式旌高節故承議郎陳瓘忠貫日月名等岱嵩以諫議爲心安社稷爲說凜凜乎蓍龜之先見諤諤乎藥石之至言別白正邪效于今日田夫野老莫不歛容元惡巨姦爲之喪膽流落之久志氣不衰卒老窮鄉識者太息緬懷風烈肆有褒嘉寵以諫垣錄其嗣子庶幾天

下忠義之士咸知朝廷勸賞之公噫汲黯何爲自致淮南之懼魏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矧我舊臣無愧前哲尙歆異數永賁九原可特贈右諫議大夫

宋高宗謚陳瓘忠肅制

紹興六年八月十六日勅中書門下三省尚書省關
禮部狀准紹興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勅三省尚書省
旨陳堯集指諫官安石論忠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
明尊堯集指諫官安石論忠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
嘆可嘉去後據本寺申有司議定以聞本日忠肅慮
寺施行嘉去後據本寺申有司議定以聞本日忠肅慮
家曰忠剛德成曰肅伏乞省伏乞朝廷詳酌施行本
今欲依太常寺擬到事理施行乞朝廷詳酌施行本
行申聞事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關送中書門
下省指揮吏部供到狀勘合陳瓘生前係在承議郎書
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
左通奉大夫申聞事奉勅

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嘗謂言苟立
矣二者皆在焉故左承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
夫贈左通奉大夫陳瓘所謂沒而其言立者歟昔孔氏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三

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以獎王室爾明此義故其言知
尊君昔唐明皇罷張九齡相李林甫議者謂治亂自此
分爾用此說故其言驗於後若此者蓋朕賜謚之意也
爾義有所激身且不顧況於家乎內有所守死且不懼
況少貶乎若此者蓋有司定謚之旨也噫生而爲英死
而爲靈朕意爾之精英尙凜凜乎如生必能鑒此哉可
特賜謚忠肅

宋高宗賜陳正彙白金御札

朕思忠臣而錄用其子孫如卿者抑又保家之主也雖

暫造於朝而終以疾病退歸丘園豈勝慨□今賜卿白金二百兩聊助俶裝之費至可領也

元無考

明

太祖與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魏仲敏勅

勅曰國家肇建藩司欲其宣朝廷命令於一方以弼成其治厥任匪輕苟非功名端慎之士弗克稱焉爾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魏仲敏發跡明經列官太藩綜理詳明事不勞而畢集操持清慎名寢著而益勤課功既邁乎常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四

倫褒寵宜申於國典茲特進爾階大中大夫錫之勅命於戲朝廷縣爵祿以待士用徵政績之成人臣竭勤勞以奉公勿替初終之節尙加毖懋以陟顯庸欽哉

仁宗與左春坊左庶子陳山勅

制曰朕致隆國本茂建元良所以係天下之心屬宗廟之重顧德器之所就必贊輔之有人咨爾陳山繇儒發身職教庠序給事庭陞敬慎不渝昔皇考之臨朝於聞孫而鍾愛簡爾隨侍良著勤勞今已正位於儲宮爾宜敘陞於官品特命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爾尙益端

乃志敬乃職惟古先聖賢之訓是導是論以爲修齊平治之資無怠無愆永光朕命欽哉

仁宗與戶部左侍郎陳山誥

制曰戶部掌天下土田生齒之籍金穀財賦之計調度經費之務至煩且勞董是任者及其佐貳非有厚於德優於才者何以善夫養民之政經國之圖哉爾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陳山謙和詳雅敏達周慎選自教職給事殿廷先皇帝簡用陪朕亦既有年暨陞宮坊益勤忠輔朕嗣登寶位眷念舊人特陞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左侍郎於戲知民庶艱難必使之得其養量國用出入必有以合乎宜益懋爾庸以永朕命欽哉

宣宗與戶部尙書陳山誥

制曰朕惟地官司徒總邦賦其任甚重而學士之職固資其文學亦必望有德業之助焉爾戶部左侍郎陳山發身儒術先朝處之近侍六科之職允宜厥官又簡輔朕於春宮歷歲茲久摠誠讜論裨益良多肆嗣位之初首用陞擢然當急治之日益切倚毗之心今特進爾爲資善大夫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爾朕之舊人必務

所以佐佑予於道書曰予違汝弼又曰汝交修予汝惟
欽哉尙書政本之地必務以仁厚民若施之訓辭必達
予所以仁民之意於天下益端乃操勵乃績稱朕付畀
汝懋哉

奏議

論蔡京疏

宋陳 瓘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
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姦德相濟太上皇卽位擢
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力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
意中外詢詢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
曰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
厚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
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
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
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
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人子厚之矜伐京爲
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
其罪京與子厚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讜而孫

諤董端逸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殉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得其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揜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畧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填箎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論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

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未被命帶開封劔子攜劍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爲非也在子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

卞傾心降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行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

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務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辯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

齡進退之時今京欺箴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旣復留則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蚤辯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慮之變陛下幡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

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爲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旣退

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蚤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曰愛其身

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帝以瓘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楊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爲軍瓘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楊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

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驚自肆無所畏憚而臣草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爲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爲能以植黨任數爲術挾繼述之說爲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爲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爲軍勅命臣不敢祇受迤遲乘船前去楊州聽候指揮

出豫章遵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一

堯錄

臣從彥釋曰楊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蓍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爲國之蓍龜者矣然京終大用鞠爲禍胎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疏

陳瓘

臣念二日案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兩宮外

咨宰輔之意人所共諭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興推鞠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脇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況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相傳皆謂陛下之所賞大正者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卽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

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况當時推刻事由郝隨案牘雖存豈復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辯明然而訓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干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有常悔之心大正疎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讐毀宣仁

爲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於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成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

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詳擇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

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有哉所有國是事故一件謹錄奏聞

論仕楚叛臣罪二格疏

鄧 肅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僞楚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僞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皆不得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十四

以容私一網而盡不廢朝廷之力臣遂不敢瑣瑣具當時叛臣姓名敷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爲陛下盡陳之臣所論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日諸侍從而爲僞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儁吕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雍處獨事僞楚朝臣爲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謂好問有反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考於名教觀其蹤跡有大不然

者始爲奉冊使俄爲門下侍郎雖三尺之童已皆知其叛矣今陛下擢於僞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爲股肱之任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如司農卿胡偲太府卿朱宗之爲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爲大尹盧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宮觀以爲禁從是也胡偲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且金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羣小浩歌城上□已室壕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及僞楚一立則由責籍宮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臣

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於宣和對廷揣王甫之志數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畧無一語及之姦椎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僞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爲諫議始不知所諫者孝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邦昌據寶位犯宮嬪罪已顯著今其心腹之臣尙可用乎其三曰撰勸進文與獻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揖遜無湯武之干戈不唯不忠之語可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

顧雖犬馬有所不爲朝廷取撰勸進之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顏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册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爲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以事美官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然而獲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爲事務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姓名

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無所逃矣其五曰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僞楚之廷乞改爲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部改爲知辰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顏博文之爲赦文更不顧朝諱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時羣臣不知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臣但泣血而已已上數等臣乞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二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獬是也從駕而出

脫身而還尙忍行平日從駕之路入平日報謁之庭伏拜他人便爲君父此不知果何等用心也所謂侍從者其餘以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中書舍人陋儒無知平昔碌碌此固不足論也然在淵聖朝旣爲從官在僞楚朝又爲從官今復因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僞楚事僞楚如事淵聖畧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尙容之未正典刑不知李會亦何施面目尙敢持橐以行天日之下乎李會平日嘗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下責之爲非切切然爲其僞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

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也口騎迫城尙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黃失措遂居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所謂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尙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僞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僞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勅局無所不

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爲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彥國擁黃旗持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爲邦昌久居之計故邦昌曉諭曰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爲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當問之曰邦昌何爲者豈有朝士乃甘心爲之奴僕乎旗色用黃賞人用告皆若所攜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但竊祿

食臣乞赦其罪而錄其名蓋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既不
足責亦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切觀近世士大夫所論
以謂僞楚之事爲金人迫脇無足罪者臣以謂蘇軾誠
喜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脇終以李白爲豪傑
之士殊不知迫脇而從不過畏死矣豈有豪傑之士畏
死而亡義乎况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
士而報之以衆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
罪况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羣
聽腹心之患旣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總察

取進止

論陳良弼

鄧 肅

臣近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爲中興之道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旣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待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九

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沒跗未嘗敢以爲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乎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爲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瀾漫一時之功不可闕

也臣又以爲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而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理也朝廷之議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留李綱

鄧 肅

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

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羣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爲身謀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羣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爲狂而淵聖容之尙寘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饑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卽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去

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隆未卽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何如哉不爲高伯振卽爲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

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遣責詞嚴甚此臣所以切有疑也旣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五月之間畧無統領民心忙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旣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

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何如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爲中興之主者內修政事外攘□□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採之

請補宋羅李二先儒從祀呈

明將樂縣學生林鈿

爲懇奏請補入真儒從祀以尊道統以光盛典而報德故聖賢學問在繼往而開來祀帝王闡明先崇功而報德故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二

問授論于俎一豆之相承則淵源必之而極推四賢於世之久矣乃與列從祀此從來之缺祀而議禮者所不容緩也遡自楊中羅仲素也承仲素之世嫡派者李愿中羅李一源譬之于河夫楊中見立星宿發脈也而接羅李以習前年夫子孟子猶歷濟子濂淮漢以後議于海者也昔宋元豐配子思受業于曾子咸禮今尊朱夫子之道而思及從來禮明樂之備自是進孟文清王而忘曾子思也其從祀昭代禮相傳樂之備自是進孟文清王而忘曾子思也其從祀尤承先啟後者可哉師謹按宋鑑及性理諸書有從彦字仲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學曰龜山先肅生倡道而東南之士甲絕意仕進克然自得朱子學曰龜山先肅生倡道而東南之士甲

遊人其門已者甚曰衆先生語其潛思靜力坐行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曰先生發在時作何氣象三年窮探地萬物之見道體周
氏垣曰先生發在時作何氣象三年窮探地萬物之見道體周
適堯錄撮要推綱李無侗非字愿亂中安劍浦人結廬山中謝其絕世
子故曰先生少年遊食鄉校或不聲已而怡然自得朱熹師事焉洛
之學於潛玩山之門遂心盡焉其所傳之奧又曰庸先語孟從
說從容潛玩有會于盡得其所傳之奧又曰庸先語孟從
前氣象講論如又危曰先生終日以勁持氣節豪邁而未克發之
純粹無復圭角精銳之氣達於中若有成法鄧氏廸曰氣
和語默動靜端詳間泰之自然中若有成法鄧氏廸曰氣
愿中以衍千聖之傳緒于不墜蓋開紫陽之統卽以南之脈
卽以衍千聖之傳緒于不墜蓋開紫陽之統卽以南之脈
經之曰于儒中奏請從祀宗廟廷庶崇儒重道之翼宗盟
乞將地方眞儒中奏請從祀宗廟廷庶崇儒重道之翼宗盟
而仰止景行之心均慰
地方幸甚斯文幸甚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三

請補宋羅李二先儒從祀疏

明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道熊尙文

題爲地方眞儒議補從祀侯覆日久謹循職掌懇恩速
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聖治事竊惟繼往開來功莫先
于明學推功崇報典莫緩于盛時矧維風起敝之機權
全屬發潛闡幽之德意臣奉命視閩學一年于茲凡學
校一切興革事宜係臣職分所得行者皆不避勞怨而
行之其有臣力量所不得行而職分所得請者今亦皆

不避冒瀆而請之惟是所屬延平府宋儒羅從彥李侗萬曆三十三年已經巡撫徐學聚巡按方元彥題請從祀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迄今四年該部尙朱題覆夫人固有日久而後論定者若羅從彥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李侗道德純備學問通明宋史所載已稱四百年定評矣事固有論定而後可行者若羅從彥李侗從祀在元至正則浙江行省有議在明朝則學臣金賁亨周弘祖等有議今日此舉允係萬代瞻仰矣羅從彥所著各經解書說頗富惜其年久散佚獨有遵堯錄七卷

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衍釋之所發者煥乎作述之規範辨微之所明者炯然今古之章程臣近得成化舊本重校正之亦足爲其經世實學之徵李侗生平不在著述文字上着脚卽語在性理大全亦皆雜記惟口師弟問答出朱熹手編者一後學續編者二合數千餘言批答於問條者允矣洙泗之心法指授于劄記者躍然伊洛之真詮臣近得成化舊本重編集之亦足爲其潛心性命之券夫自大本之旨不明學者誰知不睹不聞中有此真命脈從彥教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庶

幾窺見其奧自知止之傳絕響學者誰知事物擾攘中
有此真把柄侗語熹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庶幾默透
其宗我明朝罷黜其說獨遵尚朱註二百年來名卿碩
輔高賢大良取功名者以之爲筌蹄志道德者以之爲
津筏試觀師弟問答淵源有自淺言之爲讀紫陽之註
者卽延平之徒可也深言之謂成朱子者與生朱子者
等可也徒用其青而頓忘其藍恐非所以彰國家報功
之厚尊生之本而遺學之源尤非所以弘師門錫類之
仁查得孔廟配享始于曹魏七年止于顏子一人迨宋

元豐七年進孟子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于子思子
思受業于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並配然後配
享有四夫楊時載道而南羅從彥親承嫡派李侗衍其
緒而後朱熹接其傳是朱熹之于李侗羅從彥猶孟子
之于子思曾子也配享孟子而因配享孟子之師成憲
具在從祀朱子而因從祀朱子之師事體相同我皇上
崇尚理學特從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等而羅李之
賢又不啻度越諸儒之前者此自聖朝不容缺之典也
學者苟不徒溺志功名而直身任斯道之統則由濂洛

以來楊與朱之間亦自吾學不容斷之脈絡也臣奉璽書云風教所關宜以綱常爲己任地方有此大儒而祀典未舉又白臣身不容諉之責任也倘蒙並賜俞行伏乞勅下禮部速爲題覆地方幸甚斯文幸甚萬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旨該部看了來說

禮部題疏 明署部事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翁正春題爲地方眞儒議補從祀侯覆日久謹循職掌懇恩速賜覆補以隆風教以光聖治事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題前事奉聖旨該部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六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又查得萬曆三十三年福建巡按御史方元彥題爲議補從祀崇眞儒以光道緒以廣聖治事等因俱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叅看儒臣從祀之議蓋所關於學脈人心世教良非眇小今巡按方元彥所舉羅李二儒列祀廟廷夫二儒潛心正學上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之緒眞聖統之正派也羅豫章旣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爲朱紫陽宗其嫡派當時業躋楊與朱于俎豆之列乃獨于二儒而靳之何歟我朝稱道術必曰孔孟必曰

程朱然孔子倡道于洙泗有曾子子思相繼發明而後
孟子接其傳程氏倡道于伊洛得羅豫章李延平相承
正宗而後朱子衍其緒則羅李之功實與曾子子思等
故崇祀之典在元至正則浙江行省有議在本朝則學
臣金賁亨周弘祖等有議今日此舉正係萬代瞻仰者
但事重禮殷不可不慎歷查先年如薛瑄王守仁陳獻
章等從祀皆令儒臣謨議奏進然後會官廷議上請合
無比照往例臣勅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
等衙門文學諸臣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
人心公論逐一作速謨議各自奏進候御覽發下之日
本部仍會官廷議具疏上請伏候聖明裁定勅下欽遵
施行庶于聖道有光矣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具
題奉聖旨是着各衙門作速議奏

禮部題覆疏

明署部事右侍郎翰林學士孫慎行

題爲地方眞儒議補從祀謹循職掌懇恩速賜覆補以
隆風教以光聖治事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內該提督福
建學校按察司僉事臣熊尚文題所屬延平府宋儒羅
從彥李侗乞要從祀孔廟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內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方元彥會同提督軍務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等具題乞將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叅看得儒臣從祀之議事雖緩而實切蓋所關於學脈道術人心世教良非渺少今巡按福建御史方元彥疏舉羅李二儒列祀廟廷二儒恬養巖棲潛心正學精修詣極油然有得上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之緒眞儒囿之巨擘而聖統之

正派也羅豫章旣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朱紫陽宗其嫡派當時業躋楊與朱于俎豆之列乃獨于二儒而蘄之何歟從祀鉅典須博謀之儒臣採之廷論從公品隲而議覆可也抄出覈之等因連抄到部送司在案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隨該本部題覆比照往例仍勅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人心公論逐一作速撰議各自奏進候御覽發下之日本部仍會官廷議具疏上請伏候聖明裁定等因奉聖旨是着該衙

門作速議奏欽此欽遵隨該本部先任禮臣翁正春移
催去後收有議單五本今臣等於任內復行催議續收
議單六本謹將諸臣前後所議二賢事畧一一爲皇上
陳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何宗
彥議曰祀典之設以報功也孔廟從祀歷代尤重之或
著書立言羽翼六籍則功在明道或繼往開來統承正
學則功在傳道宋儒若豫章若延平粹然爲洙泗嫡傳
上繼程氏而下開朱子者也職嘗讀宋史本傳性理大
全尊堯錄問答諸書得其梗概豫章初事龜山三日汗

浹背曰幾枉一生又之洛見伊川益信龜山之說爲是
偃侍者二十年盡得不傳之秘終日靜坐觀中時或溪
山吟咏克然自得龜山弟子千餘人默語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豫章一人而已所著多名言尊堯錄尤徵經濟
實學惜未見之行耳延平聞豫章得河洛之學從之累
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洞貫融釋豫章教以靜中觀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所謂中者久之知天下之大
本在是凡天地之高厚品彙之化育以至經訓遺言曰
用小物莫不一一得其衷由是涵養益純灑然脫落如

顏氏卓爾不違心目之間謂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卽一毫私欲亦退聽又謂學者知理一分殊然後不惑于疑似亂真之說朱子每服膺之朱子又述答問爲要語嘗謂人每來延平聞愈超絕其日新不已如此大都豫章以篤實勝然靜中窮極天地萬物之理則篤實而未嘗不超悟也延平以超悟勝然讀書必見諸行事聖賢所至皆勉而進超悟而未嘗不篤實也二子清節粹養在宋儒中已表表宜祀矧上接程氏之緒下開朱子之傳使堯舜以來一中之統昭昭揭日月

而行伊誰之功而祀典闕然未舉豈應先河後海之義無論後世之人心不安卽朱子居歆之際亦有蹴踏弗寧者且今天下治教雖休明而道統之蓁蕪亦已久矣或砥礪名行規旋矩合非不稱名士大夫而性命之精未窺或標門立戶談玄說妙以講學爲名高而察其躬修多點闕是說玲繁繡也其於道不啻背而馳矣二子之學術政起膏肓之良石而紹明道統之眞傳也然則上允學臣之請登諸從祀之列非直報功亦以明其關係人心世道誠不細矣左春坊左中允臣張以誠左春

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盛以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丘禾實左春坊左贊善臣王毓宗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周如磐翰林院修撰臣王士俊翰林院編修臣龔三益翰林院檢討臣薛三省翰林院檢討臣鄭以偉國子監司業臣周道登已上諸儒臣集議等疏所以陳述二賢之品槩闡搜二賢之精神質之聖學而不慚垂之後學而無弊者至詳至確已無容復議矣臣等看得二賢于宋儒中亦特稱焯焯未可多得乃數百年來未崇俎豆誠爲缺典且我國家功令

所宗獨程朱之學乃二賢一以爲紹後一以爲開先其有功于道學甚鉅今天下雖名宗程朱學而高明之士往往欲跳而出其上至以篤行有餘超悟不足少之夫程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傳朱子之篤實非二賢不啟而二賢固非顛以篤行顯者也學者誠進而觀焉實見其大本大原最精最粹如衣之挈領而條理各歸如水之得源而流行自暢恍然可以識性命之真誠明之合崇實行者固不憂拘板卽希妙悟者當亦不墜空虛豈至有以致知而非力行亦豈有以力行而黜致知者哉卽

有功于程朱亦甚鉅然則允學臣及撫按諸臣所請亟與崇祀非特百年應舉之曠典抑亦今時正學之急務也伏乞皇上鑒二賢學術之咸至覽諸臣謨議之皆同卽將二賢分列宋儒胡安國之下朱熹之上入廟從祀庶正學不泯鉅典重光而于世道人心有補矣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題三十日奉旨是

著述

進四明尊堯集表

宋陳 瓘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修政典局牒奉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三十二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御令具狀申編修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御前開拆者臣竊以畝畝愛君精神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衷申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縻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陛

下於繼述之初首辯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
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
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忍
及窺觀於對筆始粗見其遊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願
忘軀而往訢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
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
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
難以縷闕畧舉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眞宗矯誣上
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爲箝口之術以歸過爲

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
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
之筆盡日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
官無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
父之讚比諸孟子實雱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
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享後人所以廣上下
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矯倨而坐
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
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
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
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
徒廣腴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
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
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
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
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

法贛州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廳像成一堵
之手唱如聲召應若嚮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
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
崇官仍加美懿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
以稽弊爲心徒發鎮浮之義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
考者畧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
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
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
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鄧

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攄之傳受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塤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河之願沒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偏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之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

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而至鬻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豈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享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諂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彝國是方強勢難

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履之
辯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
之說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
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
斷於蔡功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爲於一顰
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
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骸已
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酌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
待盡殞首知歸臣無任惶恐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瓘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三十六

誠惶頓首頓首謹言

四明尊堯集序

陳瓘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
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目錄焉皆性命之理也
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
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
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
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
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

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迺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

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異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矣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祭主

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僞增之意向謂安石所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錄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

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旣輕神考又誑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旣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無智識自卿在翰林

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畧見於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

無適莫非獨朕知鄉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於此矣聖上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辯乎自到闕以來至爲叅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

書七對之遊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臯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人極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躁之筆盡假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於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辯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

謹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禮貌勲賢彼則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言眷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

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縉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旣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

遠近不太速乎然則傳流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蛭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齧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雋驕僭之名乎雋爲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雋所撰諸書

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總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合爲二門爲一卷并序一卷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又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畧分眞

僞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辯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眞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畝畝載天覆地寧認同誣日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窺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

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後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乃露齎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事豈宜如此謂塘灤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領將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

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慍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

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蹤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讚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狼方命矯令罔一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若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竊於愛君又欲貢

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美咸在凡爲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文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俟載籍所無履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

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於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呬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呬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生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三是皆發於

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縉紳所同夢闕馳誠各恨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蹤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四十七

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彊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言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上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遵堯錄序

靖康丙午

舊志無今增

宋羅從彥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

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然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五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于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

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寧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無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言可以闔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

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于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于前而得之于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臣羅從彥序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四十九

進繳遵堯錄狀

宋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不急於功名猷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於屋壁悉上送宮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槧鉛長遊學校久聞羅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功聖

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叙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大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

作俑之過管心鞅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倡蔡隨浸兆裔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摭臣以是見從彥道義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腐憤誠可憫忠赤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機之暇特加乙覽之勤儻有令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睿慈賜謚如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

少連之舉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將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彥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彥元撰聖宋遵堯錄八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墓志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議龜山楊時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一

仲素乃從彥之字以是知從彥學有源流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彥嘗應舉就特科爲主簿緣無子孫別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稱延平羅從彥尚未脫藁臣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聞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照得羅從彥旣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爲可憫臣比類嘉定五年赦文內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行修飾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學每歲展祀無闕如蒙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錄宣付史館外賜

一謚號卽乞頒下本府遵奉施行併乞睿照

謚議

陳 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德丘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二

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旣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謹按議法道德博厚曰文言文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

公爲文質

云云

謹議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

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謚議節文曰

云云

覆謚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沒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爲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汭流溯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三

中興以後諸儒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理義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畧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爲宐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

豫章遵堯錄序

元卓說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業辭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幾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傳則豫章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李先生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是乎大明于天下程子之嘆其有開之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朱二賢爲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之時居中爲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功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邪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四

先生之志在遵堯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公忠衍釋之所發辨微之所明誠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徒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亾何學者之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悵惋耳卽今所存而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爲朱子之學萬殊一貫體周一原行之以仁恕克之以廣大苟不究其

師傅之統惡克底夫精實之極於斯集也可不致力以
求之先生 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進士曹道振
纂次先生文集鋟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
道學之宗豈膚謏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交其
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著朱傳之所自云

右劄付本家昭會准此 淳祐七年十月

與曾布書

陳 瓘

岳珂曰陳了翁先生欲引以徽祖已屢薦于一時爲右司員外郎曾文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一時使人論意以將大用之相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之相餌吾有一子書將遺之吾汝爲我書且曰郊恩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五

不遠恐失汝官柰何左司朱彙再拜願得于宸次朱借讀日其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彙再拜會待于宸次朱借讀日其怒布動色既不見文肅果大怒嘻也翁退曰此書所上文肅之必及中日錄辯國用須知其詳以謂瓘所論爲元祐尚書省校書蒙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賜布亦不伏乞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瓘不達大謂文肅曰瓘出知泰州鄒道卿在西掖救一之向引瓘上臨朝除左韓文史定朕道爲首陸中農師在偏政地救之曰文肅媿謝誠過當竊責名節之更重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前輩名節之更重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卯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它日凜凜有生氣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古今奏議

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

聞過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厭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辯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厭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勅乃知

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權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

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坐視天下匱竭而恬不加意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乃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疆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

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敗壞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

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言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思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下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八

去惟閣下留聽幸甚

前書尊堯集表蓋與此互見始末
讐諛立懦不猷屢書也正彙是事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
不自悔云見程史了翁始末

答李延平書

陳淵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遵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奧乎孔子之門從遊者三千獨得顏子爲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捃摭前修紙上語自以爲有得於聖人謹謹詡詡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口不

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亾龜山先生繼迹舊學荒廢無所就正
獲罪於往日從遊之賢者多矣方茲待盡丘壑朝廷不
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
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
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悔洗滌積垢而來教過獎何
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出豫章文集

上龜山先生書

鄧肅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九

鄉姪鄧肅謹裁書上提宮博士先生閣下嗟呼世人學
者急於爵祿之奉綴緝腐語以追時好凡不可以取青
紫者無復給視窮年兀兀老死章句識者悲之至於卓
犖環竒之士未始數數於此者則必箕踞高吟遊心景
物收拾天地精英以實錦囊直鄙時輩爲嘈嘈蠅蝻若
不可與之言者殆不知畫餅象龍均於無用又烏可以
夫十步笑百步哉幸而有知讀聖人之書而求其所以
言者不得於經則必求於世儒之說卽世儒之說而求
之其親見異聞往往出人意表恍惚變化不可捕捉凡

所言者皆人之所不可言凡所行者皆人之所不可行
悉心竭力莫知所歸則又將去而之佛老者嗚呼道之
不明眞學者之不幸也肅於衆人不幸之中若天與之
幸者得遊於令婿知默之門雖駑鈍之質不能窺測其
涯涘然竊嘗聞之知默之言得於先生先生之學非有
瓌偉俶詭之論喬詰卓鷲之節以聳世俗之觀聽獨於
行止疾徐而知堯舜之道於不爲已甚而得孔子之心
其所言者人皆可言也其所行者人皆可行也肅之心
於是知所嚮肅之力於是知可以勉矣蓋亦嘗因其可

言者以思其所未能言因其所可行者以思其所未能
行時見先生卓然不可企及嚮風之勤願識之志往往
參前倚衡如或見之今先生去而家於毗陵徘徊鄉郡
肅適在此幸可以瞻拜履舄此肅所以輒布區區之誠
仰于將命初不知其才之可進與否也昔儀封人將見
孔子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古之人其
樂見君子也如此然儀封人之賢否雖不可知而其姓
字且不見於論語則亦必無大過人者肅雖不肖不足
以望君子之塵至其樂見君子之心於儀封人若無其

愧不識先生肯與之一見否干冒威嚴惶懼之至
與胡左司書

肅再拜丞公左司老兄肅平日議論動與時左脫身風
波荆棘滿路流落海邦不敢齒一時縉紳之列比者邂逅
人傑從遊許時每聞勁論浩然欲塞天宇下視異類
誓不比肩然後知吾道猶行於士大夫之賢者使抑鬱
亾聊之氣亦可以少慰其萬一也自左右持節西歸峻
遷宰屬念欲上狀以致區區且以謂左右學問淵源蓋
有所自而議論英發出人數等勤勞最久尚居庶官之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一

右此又何足以爲左右慶乎雖然社稷安危之所託四海
生靈休戚之所係一時賢不肖之所以進退實在乎
廟堂諸公耳今與廟堂諸公反覆議論能可否乎其間
者二三都司而已然則左右新除顧不亦重乎若吏抱
成案則占位惟謹謾不省何事此固無可言者若以平
日愛主憂民之心施於仕宦可行之地而從容乎二三
知己之前此亦何惜而不盡言乎倘使吾言行於廟堂
之上而擇及九州之遠則吾道固已行矣又何必身到
廟堂然後爲道行哉然廟堂之論其來舊矣熙豐間如

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齋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亾所繫乎夫以二百年社稷存亾之機止在今日議論間聞之令人食不下咽則廟堂之所以贊人主與夫左右之所以助廟堂者亦豈可嘗試爲之以苟歲月耶此事非公不可責非肅不敢以責公亦幸秘之毋示他人也經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乃道固窮於時矣豈窮於吾人哉惟丞公察之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愛以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二

膺三接謹具啟不宣

責沈文

陳 瓘

適粵而北轅粵不可至徙粵人而置於齊里則粵語可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淺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

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愼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寄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無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間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莫之或先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者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天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久之曰不知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

陳卽

淵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爲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

而道凝山上有水其進也漸矣合抱之才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無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跋責沈文

宋楊時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四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宐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疆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哉

見龜山文集

又

張栻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歉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沈諸梁也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

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覆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畱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棊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難於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也

又

朱熹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五

己尊賢虚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顧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爲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摹墨蹟礪石刻之縣學祠堂以爲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爲廉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爲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刻之

見朱子大全

又曰先儒云明道先生之學發乎誠了翁先生之學發

乎忠勇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者甚遠矣

了翁於義利上看得最分明凡作文字多好正理

又

張無垢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六

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宋名臣錄云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見者

諭子姪文

陳 瓘

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吳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

顏

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謂學顏孟也

言

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
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
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
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埋墓間之事鬻市中之
事此卽三遷之教也不
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
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
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與之語
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
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七

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
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
得矣

或問朱文公著小學引陳忠肅公之言何也對曰此
言學者當立志高大以聖賢自期也

又曰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與書曰不
學面墻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之意同乎對
曰然按楊子云吾爲開明哉言學聖賢而後心開意

明矣

見道學統宗

誠子文

鄧 蕭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春一身之計在少此陳丁翁之言也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此韓昌黎之言也大丈夫不時時以古今澆沃胸中覽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黃山谷之言也余長子譜請余書余曰師節義於陳學古文於韓而習句法於黃當於妙年先味此三語勉之

出 楫 欄 文 集

受左正言自誓詞

惟金□息兵沙漠將大寇攘我方再造區夏弗克念帝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八

乃拜臣左正言臣用夙夜慄慄危懼曰有宋宗社幾百有八十載今日存亾弗繫于百職事係于冢宰暨二三議論之臣臣罔有舟楫克濟巨川謹拜手稽首告于皇天后土請自戒者三其一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德其二曰罔以國事用攻我私怨其三曰罔以國事用資我富貴服食既盟之後二二其德以惑我后之聽臣當拏戮臣既單厥心而罔有嘉謀嘉猷可告于后惟天祐之嗚呼惟天聰明惟天念我太祖太宗之德弗忝堯舜文武惟天嗟我九州赤子切切願治若歲大旱徯霖雨惟

天察彼□□

熾于

天用牖臣俾事

罔大小臣咸知入告于后后克從德政惟新天下悅服
蠻彘寇賊弗干我邊陲萬民奠居邦其休哉庶幾臣小
子亦克遄歸省厥母於北堂若臣小子弗克有濟惟天
斥之俾投荒服速登俊良救民於水火毋俾小臣以蠹
我家邦

題咏

自警詩

陳 瓘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十一篇楊子云古今是非那復辯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九

仲尼尤不廢韋編

文章難寫伏羲書字外成篇始見渠賜也能分不可
一瓢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始爲難執處那知是變遷度盡千山無易迹
不勞傳語報平安

手在何憂弓力強巧窮那得便穿揚太和有味人人飲
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五柳却能知此意
無弦琴上賦歸歟

坐移蓬島到深宮

右一

浮花浪蘂自朱白月崛鬼方更竒絕
繽紛萬里來如雲
上林玉砌酣春色

右二

手令講求爭効忠誓將花石掃地空
那知臣子力可盡
報上之德要難窮

右三

天爲黎民生父母勝景直須盡寰宇
豈同臣庶作園池
但隔牆籬分爾汝

右四

皇帝之圃浩無涯日月所照共一家
北連幽薊南交趾
東極蟠木西流沙

右五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一

是中嵩嶽磨星斗下視羣山眞培塿
千年老木矯龍蛇
天風夜作雷霆吼

右六

三月和風塞太空天涯海角競青紅
不知花卉何遠近
六合內外俱春容

右七

聖主胸襟包率土天錫園池乃如許
坐觀塊石與根莖
無乃卑凡不足數

右八

飽食官吏不深思務求新巧日孳孳
不知均是圃中物
遷遠而近蓋其私

右九

恭惟聖德高舜禹一圃豈嘗分彼此
世人用管妄窺天

水陸驅馳煩赤子

右十

安得守令體宸衷不復區區踵前蹤但爲君王安百姓
圃中無日不春風

右十一

哭羅宗約詩二首

朱熹

江閣論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意如何但
使窮新得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欲問滄波
行義逼前輩孤風凜一生子平婚嫁了元亮去畱輕涪
萬無歸棹嚴楊有舊盟空令同社客生死痛交情

明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二

宣宗御製賜陳山詩二首

石榴

苑內摘來羣玳瑁胸中吐出萬珠璣惟憐頗有鹽梅味
賜與忠臣幸莫違

重陽

海宇清寧百穀豐重陽佳節萬方同摘萸把菊開芳宴
運啟忠良直亮工

宣宗命坐齋宮出丹鳳朝陽圖命陳山題

雝雝聲徹五雲邊瑞應昌期豈偶然覽德來儀春萬里

一輪紅日麗中天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三

增賦叙詩前山川志所未載者俱附見

朝陽岡賦

蘇眉山

沙陽七峰蒼岑翠嶸錯落若七星然最東曰朝陽蓋捍門山也原夫徑庭趨馭夔夔青葱英釀藻振代有喆人幾虛哉日久荒頽無復振者九江楊侯製錦餘適睹山水之瑰竒慨然經度鳩工剏石塔復開三元觀于其側邑中薦紳文學咸出半臂佐之未幾遷去南海李侯承之捐俸營務無何又以異能調晉江未竟之緒如有待者茲蕭山來侯莅止愷悌作人百廢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四

俱興遂卓犖拓畫丹牖層崇綜二侯而聿觀厥成焉余扱衽縱覽鬱蕤黝霽傑構顯敞令人應接不暇迺沙之人文從茲豐蔚而起三侯載造之功詎不與茲峰並岌業哉爰搦管爲之賦其辭曰

繫劍津之上郡遡沙陽之粵區度定光於浩沔迎太史於芳衢攬七峰之似繡挹流水之如璣燦林巒之丹翠儼雲岸之迴紆粵有朝陽闕城之隅龍回叩首持起溪瀟幽峰炳蔚孤嶂壁立松叟欒俛以吼風危亭天嶠而翳日蒼螭偃彩於喬柯玉螭拖光於碣石上廓落而敷

焄下竄篠而積霽虬樹飲泉以滲灘嶰壑凝霞而峩岌
峰列屏而成七邑作鎮其唯東茲水口之獨據實地肺
之攸鍾捍衆流之多派收萬谷之餘淙顧地以徧而弗
參然以習而弗窮牧豎晨驅而雜遝樵父暮憇而從容
荆蓁蘊蕘棘莽廡茸景沉薰歇谷愾巖忡山靈扃秘水
伯停工蓋將遲駿發於有待亦且兆鴻造於郅隆惟是
數候先後之至止也德爍蹟凝化濡民躍注意陬疆陶
心皇郭表陽曜之崇阿峙東皇之嚴盟芟礪砢之蕪蒨
矗浮圖於霄廓崖積石以級天薶妨礎以磊珞植藻殿

於雲根聳瑯臺於廣漠暢登高以眺遠恣怡情而送目
其陽也跨蚪水於玄溟插豸峯於青漢激瀑布之飛珠
隱洞天於寒亂浮注子於魚蝦壘餘皇之鳧雁其背也
重巘隱空大阜翔雯性天萃律攻髻矯掀黛紫暎發瑞
綵繽紛睇龍泉之噴玉訝雁塔之舒雲右則鳳岡綺艷
文筆嵯峩抗金墉之周匝排棗稅之森羅瀛洲藂靄銀
水環波比閭綦布旣庶且多左則原田汰肥陸海連埼
南陽約漑負郭沮洳指呂峰之崛壘渺龍嶺之峩巍盼
羅巖之孤峭望蓋竹於翠微匪直英翹之紛秀尤憐時

序之淳熙爾其勾芒御辰柳風披拂鶻鸚鳴岸花苾
苳拍紫陌以行歌修蘭亭之襖被祝融正駕中黃攬轡
映赤羽而金流射炎精而丹熾黃雀可鳳碧筩可醉白
帝司權疎雨飄洞天邊雁沒木末雲藏蘭舟桂棹遊衍
徜徉玄英載啟實惟暢月古栢欺霜修篁傲雪問臘酒
之生香尋嶺梅之吐玉衝寒選勝爲景斯別况乃林攀
之濱郊原之麓農歌于阡婦饁于隰髻釋鳩車齒裁酣
醲明月釣竿斜陽牧笛曠乎遐乎各適其適然此其小
也維茲清澗之涉涉宣菁華之繹繹結擷禪玄畋漁典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六

籍讎羽陵之蠹簡訪西陽之逸策浮儁傑之英華湛聖
賢之道德謝闖茸之褊陋力采榮以抵節杜跣踵之恣
睢進激叩以隋直迸樸遯之瑣材罄衷誠以精白龍伸
則天下文明鳳舉則朝陽生色煥藻運之輝煌駕千秋
之雅蹟此固扶輿之淑氣寧非鍾山川之融結也耶余
蟬蛻紱統博趣耽竒倚茲鶴膝醉此瓊飴逍遙而歌曰
蒼厓丹壁 崦嵫兮碧流澗淅淅兮山花分布簇
綦綦兮鳳采翮蔚暈袷袷兮靈淑薰蒸蕩颺颺兮哲輔
偉人奕 **桑桑**兮

遊洞天巖賦

明蘇眉山

著雍涖灘之歲維暮之春律應姑洗余與二三風雅之
侶海岱清流天際眞想盍簪斷金鏗玉戛石或閱投河
之戲或聆小海之歌無可拔除陋彼小儒之摯虞嚙妃
女唇厥甘若飴不忌郭舍人之諱年歲遲暮正賴絲竹
陶寫山水之清音觴咏之頃亦足以鬯拔情緒平曉戒
僕夫飭藍筍庖人庀肴核三鸞七菹白墮紅友松羅天
池不遷之芽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女娥清揚毛羽襍灑
出自城闈選彼巖際惟茲巖之遼廓邈太虛之無閔極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七

神秀之所鍾鬱瑰富之浩態路幽迴而迤邐澄嶧崑而
盤駢丹谷託靈以翬起翠阜彌章而鳳翔飛珠蕊於懸
沫滴乳竇之瓊漿雲裔裔而生清泚風颼颼而韻幽篁
霞蔚興而標舉瀑濺道而流湯壑爭奔而窈窕巖競秀
而崢行突蓮花之峭崿漩灌瀼之石梁龍池沆漭而屈
詰鷲渦噴滔而靚光岡連嶺屬之轆轤縈帶淨練之淼
茫恠石巉巖而蹲踞削壁霏閭而舒陽爰有定光諸天
小有穴洞泰元暢其顥蒼媪神溥其鴻綱冥凌依依斐炯
晃融弄有如員嶠之頂或似朱明之蕩非夫馳神域外

者儔能超躋高情而登陟之非夫遠托冥搜者儔能捐
釋常戀而標紀之爾其解脫纓絡弛裘遺弢縱吾意之
所往散幽懷之牢騷閔形圭竇者以墮黜而不之尻輪
氣馬者或卧游而靡勞局虛者凝冰之守束教者蛙視
之搔恣心目之寥朗任迅征而翔翽策九節而彩三秀
摘玉李而覓冰桃或尋金鵝之葦或拾仙人之條挹太
極之泉以福無方之民灑神瀆之醴以甦熱炎之熬仙
掌時而湛液王繩時而駮騷援飛莖之葛藟攀樛木之
藤蘿藉細草之萋萋聽落落之松濤停午天鷄之哢晨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八

光玉鸞之和仍玄俗於雲露訪赤須於仙都毛姜玉女
彷彿與俱金銀璀璨於星漢瓊貝蔭映於高隅三花爛
熳於四照建木離披於九衢侖山之飴穀松果之鳴渠
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全牛已化害馬都除浩浩乎蕩蕩
乎覽鴻荒而用遍不覺體靜而心舒豈茲巖之一丘一
壑足槩乎八九雲夢之紆餘衆山皆響歌吹逃聲萬象
妍媚粉黛可傾雕龍繡虎者徒挾春華亦何益於殿最
控鶴騫螭者高談玄牡竟沉淪於無生色色空空寂寂
冥冥三旛六入何暗何明吾將遡皇羲之妙理采往喆

之眞英幹泰運於經綸沛豐澤之澄泓庶遠遊之昭曠
卽江漫其奚名亂曰顯敞瀚豁思無窮兮九垓六幽何
博落兮睢睢于于泫清泠兮以遨以遊騁揮霍兮收精
返視澹玄冥兮

水閣序

明樂 純

太史溪之南曰魁閣傍山臨水風景最勝壬寅暮春邑
侯龍浦楊公讌集於斯謂自子安後無有爲湖山寵藉

者因命不佞序
之式昭樂事云

史城佳麗景暢蓬壺魁閣崔嵬光昭閭闔聳霄漢而翻
雲霧望氣色而傍斗牛斜倚危岑橫臨巨浸峰屈指而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七十九

第五邑翹首而唯南飛桷凌虛雕甍凝翠象懸極之北
秀毓陰之精景際文明時逢上巳德侯星莅詩客雲從
花信流鶯直汛維舟之浦春光媚柳還同載酒之園思
濺蹟凝化濡民躍山中草木知春閣外風烟斂霽丹樓
得月恍如剡水之濱碧篠棲雲別似楓江之曲於焉感
慨遽爾思惟風景不殊升沉在目追豫章之絕學道脉
中天誦護國之疏言忠貞賞日寧陳了齋之遵堯可錄
抑李忠定之遇佛尤竒惟是栽之加培用能魁焉發軔
披琅函而較籍侍寶幄以幡經霧滿楊溪玄豹山間偕

日月雲飛翰苑紫龍天外借風雷平原曠而遠山青廻
溪幽而芳草綠周遭水石孤雲野鶴之巢上下江流詞
客遊人之淚繁華若夢樂事如漚兩岸輕鷗一汀新鷺
鳴榔鼓枻敲殘隔浦之雲席霧飄烟濃沫晚風之色披
重巘挹浮屠散歌咏于碧雲寄嘯傲于瑤谷盼豸角之
孤峭望鳳岡於翠微風送碧沙鷗十里溪流聲寂寂烟
連飛釣艇七峰山色景蒼蒼輕烟漱洞天之流垂柳綠
瀛州之景雪中畫角塢上梅開月裡鳴笳雲間鴈落能
使西山霽雪東岳含烟駕鳳橋以高飛登鴈塔而遠眺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

性天晝永故山三月鳥啼初興國林空斜照半溪僧飯
後山川之勝槩不改新亭之風景何常純草澤迂夫蓬
樞么品自愧玄之尚白敢望眼底垂青王門之雜吹非
竽夢連魏闕郢路之飛聲無調羞向楚囚所賴玄牝凝
神虛舟應物追太史之高潔俯魁閣之洪荒勿謂磨蝎
宮身秋水尚藏三尺劍誰云雕蟲殫技錦囊時檢六韜
書嗚乎大塊流燐人生過客洪都已矣盛會難期佩楊
氏之畏知存心不惑仰樂令之名教樂地有餘此何人
斯實臨流而有感後有作者想懷古于茲言詩曰史溪

三月春光暮檻外落花等閒度青山碧樹還相看對酒
臨江堪作賦古閣蕭蕭水上頭沙城春色滿江樓醉來
極目中原盡獨抱風流萬古愁

洞天巖逸老圖序

蘇眉山

夫劔浦八閩上郡沙陽百里名封伊昔繚繞五雲渡異
人而至止依稀十室屈太史以來臨則見勝地象垂高
山天□巍巍如削翠黛成圖詎直南峙七峰挹十里水
抑且西縣巖瀑別一洞天其間點綴鸞花安排澗壑樹
能障日石若鋪牀怪哉平地蓮峰宛然太華玉井小有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一

藏大觀之雅枕流隱嗽石之竒流觴景肖夫蘭亭瀑布
聲喧夫璫谷大都無窮態狀誰談天竺羅浮不論寒暄
每輯高朋勝友蓋香山克生乎九老王園宜受於郭文
異處同神千齡一轍境與事會樂隨時生者也幸值良
辰適逢初度肆筵設席筍蒲以尚素風作主迎賓東南
而成嘉會賢主傳季膺家法謝淑浦獨撫菊松良賓追
洛社風流詣洞巖特呈梨棗故自東自西之畢集不後
不先或遠或近之俱來以引以翼顧予迂拙與爾徜徉
遡錦水窮蜀江實慙先進開陶園依張谷得附羣公此

其四美二難已全一唱百酬迺暢於是登高眺遠望樓閣於空中酌酒賦詩動龍蛇於筆底又或談禪跌坐有無空色俱忘對局手談動靜方圓皆可若乃携琴夾鼓將欲播其諧聲而傳捷以聞則復藁夫樂事不亦大愉快耶維時楓葉紅霞如靚紫鸞桃實蘆花白浪似迎皓首松喬何須呼吸响噓與夫屈伸俯仰商山四皓名重漢廷竹林七賢望隆晋室東山高卧河朔勝遊允矣偉人卓乎達者今日徘徊如我輩庶幾追步其遺踪優游宇宙間勞華等蜉蝣朝暮超脫囂塵外恬淡任蝴蝶夢

魂但願心曠神怡情和性靜因而完真葆素益算添籌固不覺天之高地之下亦安知煙霞之聚散節候之去來者乎噫嘻覆載生人期頤轉瞬既具肢體咸祝康彊已徼天倖而壽考維祺更賴皇圖而熙昌未艾倘不歌夫山有栲則殆類乎出無車所以四隱潯陽六逸竹溪曾何咀於世味七松處士四明狂客誠先得夫我心懷三樂之啟期其樂何極羨四休之山谷不休何爲以故萃諸老爲洞天光借洞天爲諸老壽也旣醉贈言詞取達意詩曰巖聳洞天逼漢斗扶輿清淑原獨厚彩雲護

閣萃英豪丹井通泉延壽叟秋熟如瓜火棗香木公采
獻並璫漿景象千年還不改遨遊諸□長相將

國朝

洞天誌序

林采

夫境以幽而成趣亦以奇而檀靈由來尙矣蘭亭一曲
水耳而尚有名篇虎丘一卷石耳而傳爲嘉話以至巖
陵之釣臺處士之孤山江郎之片石凡若此類無不思
形之歌詠垂之紀載以當臥遊之一助誌之不可缺也
如是夫誌者志其地也志其人之能爲是地重也古來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三

深山窮谷寂寞之區所在都有不得名公鉅卿高人逸
士踪跡於其間雖至幽至奇而其趣不搜其奇不顯洞
天巖故沙陽名勝也自宋李忠定綱遇定光佛于溪南

爲開山之祖而邑之陳忠肅瓘默堂淵往還其中羅疇

老畸養蒙薦可世居山下若顏樂齋寄傲軒濯纓亭則

豫章先生從彥之居存焉鄧楫欄肅與德偁右文

居又甚邇朱韋齋松又自尤溪來寓於茲一時唱和輝

映彬彬稱盛巖之傳也自十賢始也明季以來學士大
夫之至止者必登陟而後快余慕之有言幸令名區考

古沙諸勝碌碌簿書不暇徧及惟茲巖也嘗一過焉尋遺文于苔蘚索逸句于亭欄而碑殘壁斷以未獲見其全篇爲憾辛巳仲春有修沙誌之役邑士王生以前孝廉蘇君暨其尊人贈君所共輯洞天巖誌見示且索序言余退食之暇披其卷帙首繪以圖而六景參差布之

洞天六景蓮花峯小有洞擣谷枕流天地瀑布

次則自宋迄今記序詩詞以類

纂入蓋博而不濫簡而有體邑之名勝得茲志而益傳豈獨爲山靈光哉亦巖邑之典故也世有修天下名山一統志者覽斯志也必亟採之以上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四

史館焉余烏可以不敘康熙辛巳仲秋知沙縣事林采謨

沙陽諸景詩

唐

天王寺

韓偓

寸髮如霜祖右肩倚肩筇杖貌怡然懸燈照屋夜深坐移榻向陽齋後眠亂膜且揚三毒喻攝心徐指一宗禪清涼藥分能知味各自曾中有體泉

宋

步瀛閣

鄧肅

玲瓏畫閣入鴻冥
隱約雲軒上太清
紫氣綢繆隨去步
青霞杳靄逐行旌
桃花浪透三山近
龜脚屏高七朶橫
解道梅花在塵世
誰知塵世有蓬瀛

雙髻峯

陳正式

髻峯並聳狀何如
竚立丫鬟倚太虛
霞抹殘紅花艷冶
草圍嫩綠髮扶疎
春霖點滴施膏沐
秋月彎環上玉梳
幾向雪中驚皓首
孤高長許壓丘墟

又

屹立一峯高插天
石疊髻撮雙其巔
昨朝乘興躡履上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五

眼界足以吞山川
是時雲散雨初霽
洗出萬象春爭妍
縈青繚白望不斷
積蘚萃塊觀人燿
恍疑身在不周頂
揮斥八極誠所便
兩腋生風欲仙去
誰能與世同腥羶
身輕足健興未已
冷笑韓公登華指
王生不見盍歸歟
更約再來餐石髓

遊豸峯洞

陳少卿

扳到雲層古洞天
眼空窮壤沒塵緣
巖岩花卉皆春妓
箇箇人間是老仙
海島各尋眞境界
蓬萊吾認此山川
洗苔題遍千尋石
不覺疎松月送還

六月十八日同陳與宗鄧成彥鄧志宏蚤會疑翠閣泛舟
遊洞天諸勝

李綱

高閣凝空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青烟風
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霧繚芳筵嗜酒
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文字眞
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蝶竦繡嶺臥蜿蜒落日生氣
靄移舟信泝汾星河光耿耿風露淨涓涓山吐三更月
人遊半夜船亂螢飛熠熠宿鷺立聯拳盡興歸忘權銜
盃約到蓮乘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但有詩千首何妨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六

謫九年深慚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得了翁書并寄巖上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發甘鮮
有知此味者感而賦詩

李綱

海日氣射蒼崖根石上生芝乾蘚文懸梯採掇資好事
中有至味難爲言豈惟食淡兼攻苦嚼蠟茄茶多欲吐
清甘徐發齒頰間漱以寒泉如飲乳幽人贈我意已深
一掬可比千黃金世間此味知者鮮往往既吐還追尋
我欲持之獻君子自古至言多逆耳願於苦處辨忠良
若待回甘眞晚矣

石壁詩

爲陸氏牆所塞
字不可考

無名氏

谷口幽清石徑斜層巖高出隱林遮重門詰曲無人到
幾處霜殘石有花

遊山和謝吏部鐵字韻

鄧肅

高巖去天尺五耳下飛瀑布千尋水山間瘦竹映古松
歲寒相對凜君子杖藜去去尋幽人剝喙叩門君莫嗔
凡骨臃脛倘不厭願供薪水看修真高人隱几語言絕
大巧深藏端若拙無巧誤遊天目山偶見唐公冠戴鐵
觀陳議諫祠有感
張致遠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七

權門車馬日駢駢獨犯天顏咫尺威願借君王斬馬劍
何慚妻子泣牛衣丹書到死成羅織青史平生賴發揮
遙望湘濱成楚些英魂應逐屈原歸

明

瓊谷

瑞昌人
沙令

程用常

張公南海客建此瓊山亭山毓四時秀溪涵萬古清

洞天巖

御史

陳言

沙陽佳境擅茲山山倚長溪巨浸間地湧雲根擎寶刹
天開圖畫隔塵寰逢僧且了三生話吊古能消半日閑

沙陽雄鎮此高岡宛若來儀彩鳳翔昨夜一番春雨過
濕雲飛起色蒼蒼

又

李邦光

靈鳥藏輝久何年到劒沙羽毛成草木文彩化燼霞暮
雨喧羣鳥朝陽映萬家好鐘鳴旭士爲汝報重華

豸角秋燼

曾侗

嵯峨特立聳雲頭翠染浮嵐閣素秋遙望松杉更蒼鬱
凌人正氣未全收

又

李邦光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八十九

豸化今何代形蹲尚儼然斷文分草色靈角上苔錢雲
起看噓氣泉流驗吐涎若教當路道應道少奸權

又

石愷

一角橫秋竦處尊輕燼飛影破朝暎乾坤正氣開光岳
豺虎機牙落併吞聲震四方風有自霜飛一道月無痕
瞻依依夜夜天南極時見鋒稜觸帝閭

瀛州夕照

曾侗

水繞芳洲王帶橫坤靈幻出小蓬瀛夕陽西下仍回顧
水色山光畫不成

瑤池夜月

曾 侗

半畝瑤池澈底清
溶溶漫玉帖雲平
嫦娥出浴塵無染
午夜天星一鑑明

洞天瀑布

李邦光

六六神仙洞茲爲第幾天
石屏驚曉日丹竈貯秋煙
素練雲端掛珠簾
樹上懸幾人來到此迷却不知年

又

石 愷

誰決銀潢一派通
飛流滾滾瀉長空
洗天怒挾千山雨
貫日光搖萬丈虹
一息不停存道體
千鈞有力濟田功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

趨東莫遏朝宗勢
山下驚看已出蒙

呂峯晴雪

李邦光

何年神隱士曾到此
山中雞犬今爲石
樛松亦作龍雪
封頭已白悔放臉
還紅千古樵夫過
猶能道呂公

又

石 愷

斷雲籠影雪初晴
日奪巒光眩水晶
拔翠獨擎天一柱
凌虛長伴月雙清
謾誇白戰詩空敵
忽訝藍田玉放瑛
回首閭閻寒沁骨
萬間無地有餘情

七峯疊翠

曾 侗

鬱鬱青青溪上峯，倒涵澄碧蘸芙蓉。
浮蹤南北渾如夢，白首相看只舊容。

十里安流

曾侗

滎洄十里寂無聲，派衍鄴江徹底清。
流出雙龍津外去，茫茫滄海盡填平。

又

李邦光

遶城餘十里，天與設汙潢。
客過勞移棹，漁歸不繫航。
霞鋪蜃吐氣，星浸蚌生光。
底事瞿塘水，時時若沸湯。

又

石愷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一

九瀧奔駛捲驚霆，阨塞危砭勢始平。
力挽萬川歸吐納，氣吞四海擬澄清。
天沉虛碧空中影，人掉孤舟鏡裏行。
吾道滄洲動歸興，壁間無地覓寰瀛。

和西洲韻

張瓊瑤

豸峯奕奕古名丘，天假諸賢共勝遊。
野衲祇知尋古蹟，山靈應解識清流。
日移松影蒼虬動，雨洗嵐光爽氣浮。
興逸不知歸路晚，兩肩擔月下山頭。

洞天巖

辟穀當年說有仙，仙居遙在碧峯巔。
穿雲一逕迷行迹

排闥羣山罩暮煙石洞年深丹氣伏松扃晝掩翠陰連
登臨未盡諸賢興笑引歸鞭指洞天

洞天瀑布

曾侗

洞天深處遠塵寰素練懸垂一派潺流出瑤臺湍激外
桃花隨去到人間

遊洞天巖

華亭人建南道後大宗伯董其昌思白

洞入靈源景倍幽香林寶地足遨遊緣谿秋草同僧寂
一路天花散客愁恠石畫懸蒼樹迴飛泉晴帶白雲流
斜陽未盡登臨興更欲乘風到上頭

時奉使大田經沙縣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二

大田田一儁鍾呂

松風細細石林幽苔徑蒼蒼瀑水流萬疊烟雲青嶂曉
數聲鴻鴈碧天秋官閒自可同山簡興僻何妨似子猷
予亦耽奇霞外者幾從霄漢夢滄洲

題定光佛遇李忠定圖

鄞縣屠隆赤水

李公遇佛今五百年我遊其地林岫恍然昔之定光不
必無言今之定光不必有言無言有言其意自玄此像
在巖定光是石此像在圖定光是墨石無石痕墨無墨
跡誰家寫生傳此妙筆廊廟卿相草莽豪傑佛光所照

待之如一尚復何言相對朝夕

遊洞天巖

浙山陰人
興化推官 祁彪佳 世培

門外懸空晴瀑飛花香夾路撲人衣竹根犬睡行踪少
樹底鶯啼塵事稀僧老禪牀泉共潔佛光蓮座日重輝
名臣去後今千載白馬猶然天竺歸

張師承招飲飛錫菴

會稽人延
平同知 陶崇政 剡曲

望見蒼松古洞幽森羅石碣姓名畱天然佛坐千層巘
恰好杯從九曲流未許桃花迷去路祗容野鷺與同遊
吁嗟相業成塵跡賸得茶烟鎮日浮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三

小有洞

前人

石下臨流沁雪涼豈徒二酉把書藏夢魂已逐水聲去
洗卻千秋俗土腸

題洞天巖

辰州人 全楚賢

巖洞自開闢藤蘿幕古今石字隱蒼蘚雲梯結層陰峭
壁垂擗枝流髓弄瑤琴出沒三足鹿盤錯九節參棲霞
既幽閒飛瀑亦泓深定光凌度久陳跡空山林

秋日偕社友遊洞天巖

莆田 蘇睂山 志乾

寶地經秋氣自涼雙攜蠟屐躡斜陽雲歸古洞苔猶濕

樹隱繁霜葉未黃
昨賦峯頭驚白帝
逃禪酒後學空王
相將盡日浮嵐裏
染得天花滿袖香

偕友重遊洞天巖時吳明府甫葺

莆田 蘇元儻 太初

昔遊還記憶
荒草沒東林
宇宙開幽勝
峯巒別古今
層崖梯石至
秘洞穴巖深
篆久苔初破
橋平蹟可尋
臨流堪洗耳
拾翠更披襟
瀑散初晴雪
溪鳴帶雨琴
野晴凭石榻
遊興濯清潄
竹綠侵羅袂
杯頻覆翠岑
客酣山倒玉地勝
谷稱金高座
雲常在危樓
磬欲沉蓮花
峰外相迦葉
梵中音樹密
招寒色簷虛
逗夕陰忘機
空鳥語護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四

法白龍吟此地長能住
應爲出世心

醉後引友人至小有洞
洞在洞天巖
下人跡罕到
余舊與好事者
覓水石中得之
題曰小有因以名
稿友人創見稱余犬奇成二律

蘇元儻

嵐侵皂帽冷侵衣
醉後扶筇下翠微
幾處溪聲供鼓吹
半空瀑布散珠璣
雲封琪樹門長在水
隔桃花路轉非
指點漁郎尋石竇
仙山芝草俗人稀

初從一隙入冥冥
紫府瑤花晝不扃
玉局敲殘棋欲冷
石床臥穩酒初醒
丹回龍虎藏仙跡
洞闢乾坤照客星

我已耽竒成小草長將文字托山靈

道南祠謁文公遺像

李邦光

嘗從著作想丰神今拜遺容識始真一脈續來人有造
六經注後世無文大成獨許躋先聖小子應慚望後塵
何事糠粃粗嚼者援弓反射日紛紛

謁了齋書院

提學
副使 羅璟

了齋雖遠語猶新再拜遺容仰哲人瞽瞍篇中明父子
尊堯集裏辨君臣峯巒盡日雲籠樹道路今朝雨浥塵
庠序諸孫謝相過更將忠孝與敷陳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五

題三元觀

教諭 周政

汝南長房學仙侶雙脚跳入壺天裡十洲三島開坤維
便見長年李老子三辰順布遊兩儀先天一掌通玄□
吐氣迷雲貫白日迅走穹窿奔霹靂須臾雲捲海天□
萬頃澄波漾虛碧洞裡神仙無子孫空將納甲畱乾坤
世上仙人有妻子丹在心頭鍾乳溫君不見東蒙之山
靈異鬩五老二龍御真炁蒙供文父降尼丘滎河溫洛
直與天地同浮遊不斷春漸流道脈鎖江錐鐵枉自空
機謀曾孫宗孫久淹貫重入神霄發克汗乘槎一棹問

天津未許嫦娥輕眼看

七峯歌

陳山

史溪十里青如銅七峯倒蘸金芙蓉山明水秀東南勝
幽人卜築巢雲松數緣茅屋清堪掬架插牙籤三萬軸
芸窓時入嵐氣深湘簾遙漾波光綠吾伊聲徹逸興長
嘲風詠月何徜徉沙禽水鳥互來往汀蘭岸芷恆參芳
閒來把酒挹山色凝翠東西良罕得桂華香襲碧雲秋
妙高眞隱朝陽客朝陽客眞英特求志隱居任通塞靈
臺洞澈秋月懸慶源流衍讀書澤君不見長白山讀書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六

結屋乎其間文章勲業振唐室抵今劒氣光鋸寒又不
見白鹿洞紫陽夫子才名重立言垂訓千古傳玉振金
聲承道統七峯山下今何如森森喬木春雲舒十二樓
前重回首文光萬丈凌天衢與君久契金蘭愛撫卷題
詩成感慨丈夫有志事竟成出門仰嘯乾坤大

安仁寺

莆田人 鄭泰

偶有尋眞興攜琴過此山蜚簷凌寶殿秘室隔塵寰樹
暗玄蟬集天清白鶴閒憑虛舒一嘯忘却世途艱

洞天巖

巖立當高峻憑觀勢獨雄
簾櫳虛萬籟雲物迥羣蒙
野樹遙空上人家落照中
幽情濃入興世事一毛同

遊豸峯

主簿 李明

相看十里動經年到此塵襟一灑然
破寺漏烟旋老鶴斷厓畱字紀前賢
松蘿境靜生秋氣鐘鼓聲頻報暮天
願與神仙傳秘術憑虛飛上紫宸邊

謁豫章了齋祠

晉安人 鄭公寅

久聞茲土鍾英地今日瞻依祠宇前
碧漢飛翬春寂寂青山啼鳴自鮮鮮
尊堯正學崇千古存藁遺文淑後賢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七

可愛沙陽溪上水源流一脈亦依然

寓興國寺送春

伏枕禪林春已歸愁人山雨故霏霏
風過蕙帳聞簷鐸綠展荷心明化機
入夢周情猶自好憂時孔席未應違
細看寒暑相推裡聊撫瑤琴對紫微

虎峯山

魏文謨

壁立千餘丈今朝喜一登劈開名利路
人在碧雲層

洞天巖

主簿 李明

石室丹田異世塵洞門終日鎖浮雲
神仙孰去應難覓

惟見桃花歲歲春

遊玉山庵畱題和丁主簿韵詞

臨江仙
陳山

半世林泉渾不到偶來流水孤村盤桓詩酒易黄昏雲
棲松上鷺風掩竹邊門湖海元龍年未邁鵬程萬里
長存朝遊玄圃暮崑崙清光依日月忠節著乾坤

又

張文舉

借問桃源何處是眼中幾曲山村寒流深淺月黃昏雞
聲桑樹杪犬吠竹籬門空一枕邯鄲新夢覺玉壺春酒
長存朝朝扶醉上崑崙乾坤知是我知我是乾坤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八

登豸角山述懷

黃文梯

觸邪此地曾聲應直氣於今尚未摧信有雲烟從洞出
憑誰樓閣倚天開百年想像賢豪在九日登臨我輩來
俯仰崑巔成獨嘯月明還上最高臺

淘金峯絕頂

黃文梯

步轉峻岫住處尊望分昭曠失山城狂歌縱飲誰酌和
谷鳥崑花自送迎返照出林添野色新涼入樹發秋聲
欲將九節仙人杖柱到中天自在行

九日同楊體仁明府登朝陽峰詩

蘇睂山

朝來聯騎踏晴沙石磴嶙峋望轉賒松栢翠含千嶂靄
茱萸香散七峰霞登樓秋色悲王粲落帽西風憶孟嘉
不但大夫誇作賦還憑濁酒問黃花

登瀛洲閣

蘇睂山

傑閣玲瓏映水開望中城市隔蓬萊乾坤有意山迴合
鷗鷺無心客去來染翰飛雲隨曉筆開樽明月落春臺
煙霞自足供吾老何事沉淪嘆不才

九日集登瀛閣

吳一瀚

雨洗堤楊景自優登臨奚可曰瀛洲溪容黯淡烟籠樹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九十九

野色依稀盡入樓况有歌行諧遠吹忍將詩思付平流
堪誇此會多沉醉笑摘芙蓉汗漫遊

又

臨溪高閣影離離二水環流脈路奇海上仙洲浮淺渚
樹間天籟亂清吹縱教送酒酌佳節能不登樓感昔時
飲劇詩成風雨散歸舟恍共晚霞移

新橋觀洞天瀑布

黃文梯

自失此橋後無如此瀑竒那知玄鬢改重見雪花垂色
動千崑曙聲齊萬馬馳大觀存勝蹟應與繫霞思

遊洞天 石刻

沙令人 吳道昭 念口

迸水隨流注棲雲亦往還獨流千古石片片在溪山
瓊谷鎖烟新玉泉湛天碧遊客醉忘歸坐久苔侵石
沙令余念江招同蘇漢英太學遊洞天巖

新昌人歷官 鄒維璉 德輝
福建巡撫

靈巖屈曲瀉飛泉石室松陰古洞天雲水幾迴迎鶴到
山僧終日對鷗眠人逢葉令還探藥客有蘇耽此學仙
嘯倚孤亭清籟發武陵歸去恐忘年

遊洞天巖酌天池泉

壽州人 方震孺 孩未
沙令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一百

幽洞依崇巘天色正蒼蒼挹彼千尺松映此維摩堂乳
竇溢清漪杲日媚其光睂宇澄秋色齒頰散天香念彼
尋源人慨然不能忘

洞天巖

莆田人 宋洪恭
荆南道

閒隨清磬叩鷄園黃菜聲中佛火昏古殿烟籠金碧相
空潭雲濕寶花旛庵因近郭多佳氣僧爲休糧不出門
半榻茅房蜚玉屑也勝車馬日喧喧

洞天巖

泰和人 康承祖 振振
沙令

一徑入幽林香風散鳥音逢僧時說偈坐石靜鳴琴翠

擁層巒合流分曲澗深興餘歸路杳處處暮蟬吟

洞天記遊

邑人王殿道升

坐對春風酣紫燵短檠夜夜夢猶縣山含雪色勁松栢
鳥弄春聲和管絃覽勝巖阿消萬慮談禪方丈拱諸天
願言卜隱龔非詐仰止前賢尚慊然

國朝

乙卯九日登集洞天巖

福清人 會稽令 王安石 鷗江

策杖登臨古洞天晴空噴瀑瀉流泉勞人遑揖重陽侶
好友能閑半日仙入室爭尋飛佛跡傍溪幾見相公船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百一

興來對酒幾忘醉醉到黃花又一年

九日登洞天巖

會稽 任光復 東頑

會逢百六偶重過杖履蕭然感慨多零雨斷烟迷海嶠
丹楓紫柏繡巖阿難歸菊徑慚元亮忽憶蘭亭記永和
渺渺南天悲極目欲言無奈碎心何

秋夕遊洞天巖

邑貢士 童以衿 袞錫

新秋愛客鼓風輪坐對山僧歎夙因九曲已移荒草在
佛門片石亦歸人

時九曲流觴石爲 制府運入園中

同天巖卽事

邑舉人 林載之 燕三

獨坐西山屣飛濤響林碧清風吹我衣盤踞蓮花石

沙陽八景

林采梅莊

鬱葱佳氣萃沙陽官署千年對鳳岡丹詔啣來山色麗

春風拂過嶺花香

右鳳岡春樹

相傳祥鳳橋謂丹鳳啣詔

丹鳳已看芳樹稠神羊又見碧煙浮倩君暗觸羣邪盡

會見人間不復讐

右豸角秋烟

海上仙居此地收晴暉隔岸映城頭空明水影翻危壁

隨步青雲上月樓

右瀛洲夕照

晦朔無分月映池清光每過漏深時擊流盡道搖金殿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百二

掬飲依稀泛玉卮

右瑤池夜月

每夜月影映池中雖晦朔亦然

碧嶂丹厓別有天枕流石畔聽潺湲洞門舊鎖煙霞侶

峭壁猶懸瀑布泉

右洞天瀑布

宋有洞天十賢

高峯頂白冠千山霽色瑤華一片間誰道豐年無預兆

農家此日定開顏

右呂峯晴雪

溪濱七朶障重重鳳詔豸冠別有峯排闥送來青入眼

披襟看去翠當胸

右七峯疊翠

寰宇記謂之七朶山

史溪十里碧波平恠石當前水不驚寄語沙人心似此

風波那得片時生

右十里平流

目錄

邑屢經兵燹重以水災前人著述不能盡存廣摭博羅
什不得一第傳其目以俟將來

宋鄧甯七峯集

羅畸文海

講議

道山集

秘閣秘錄

蓬山志

陳忠肅公言行錄

陳正敏遜齋閒覽

曹輔籟鳴 奏議

曹綸約菴集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百三

鄧肅栱欄集

鄧柞焦桐集

羅文質公文集

詩解 年譜

春秋說解 孟師

春秋指歸 中庸說語

台衡錄 遵堯錄

二程龜山語錄 講論要語

陳默堂集

元蕭山讀詩傳

讀易管見

論語講說

明陳山詩藁奏

胡瓊文藁奏議

曹德兩溪漁唱

樂文解一沙集

黃文梯詩集

樂純雪菴清史

蘇眉山繡佛閣集

蘇元儁小有初藁

王殿遺集

吳一瀚勺園詩集

國朝

鄧可權歷代紀論

蘇之琨明詩話

閩中景物畧

海市亭集

文勺

王嗣坦洞天巖誌

琴譜

林雲才品梅居集

童袞錫戍草

沙縣誌

卷之十二 藝文

百四

沙縣誌卷之十二 終